

文心雕龍卷之三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筭箴而招諫成湯盤  
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  
金人仲尼革容於歌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  
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責乎盛德蓋臧武仲之  
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代夏鑄九牧  
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  
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勲於景  
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代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廓

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  
跡於番禺秦昭刻傳於華山今誕示後吁可茂也詳  
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岳政暴而文澤亦有  
踈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  
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僑公之箴吐納典謨朱穆  
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鑊戒銘  
而事非其物繁畧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  
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  
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  
九寶器利辭鈍唯張采劔閱其才清采述足駸駸後

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  
箴石也斯文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  
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  
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伐已來棄  
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  
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  
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  
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温嶠傳臣博而患繁主  
濟國子引廣事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  
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

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  
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  
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質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其取事也必覆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  
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  
罕施代惟乘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咸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秉茲貞厲  
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  
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  
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万乘則稱  
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  
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勲遺之切嗚呼之  
歎雖非聲作古式存焉至柳婁之誄惠子則辭哀而  
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  
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  
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子而他篇頗踈  
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傳毅所制文体倫序

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薛靡律調固誅之才也潘岳構意尊師孝山功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駟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立於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杳冥始序致惑遂為後式景而效者亦取於功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較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

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弁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正麗牡未勒勲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祖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揚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窳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温王郤庾辭多枝雜担彛一

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  
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  
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  
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  
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  
聽辭如泣石墨鑄華積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

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  
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  
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光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  
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戒然  
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  
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  
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  
善行女篇一特有惻恒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  
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舉詩促節四言  
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

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  
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  
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慙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  
爲辭則雖麗不衰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  
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  
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歷溺乖道  
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  
也及晉築甯臺齊襲燕城使蘇秦賀爲弔虐民構  
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  
猶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

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  
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  
體植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  
能悲也楊雄弔屈思積切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臆  
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  
阮之弔夷齊衰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  
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彌衡之弔平子縉麗  
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  
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  
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

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本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楊雄覃思文闕業深綜述碎文瓌

語聲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踈而有辨楊雄解嘲雜以諧諢廻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踈庾凱客恣意榮而文粹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



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洞竄識雖始之以滛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以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

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配捧心不關西施之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瞻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脩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  
嚙若參鼎慕嘖之心於焉攬

諧讖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曰  
嚙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譖之言無友昔華元棄甲  
城者發睥目之謳滅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  
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解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  
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讖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  
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宣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  
襄讎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孟

之諷漆城傷旃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  
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  
但本體不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鋪糟啜醢無  
所匡正而詆嫚媒弄故其自稱為賦廼亦俳也見視  
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茂書碎綜憑宴  
會而發嘲調雖拊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  
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東哲賣餅之類尤相效  
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  
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  
音豈非溺者之妄茂胥靡之狂歌歟讖者隱也遊辭

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楊末極於楚師喻智井  
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  
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  
尾藏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與治  
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  
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  
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  
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  
併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牙其辭使昏迷  
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紉巧以弄忠淺察以銜

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  
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  
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  
譎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  
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  
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白

古之朝隱振危釋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  
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文心雕龍卷之三

文心雕龍卷之四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具載籍乎軒轅之世  
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  
使之記已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  
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以于誥誓洎周命  
惟新姬公定法細三正以班曆晉四時以聯事諸侯  
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同聲自平王微弱政  
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一閔王道之缺傷斯  
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

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  
標勸戒褒見一字昔踰軒冕照在片言誅深斧鉞然  
曆旨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  
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之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  
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  
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叙故節簡而為名  
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  
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至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  
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  
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故本紀以述皇玉列傳以總

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  
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奇反  
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  
因盾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也其十志該富讚  
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  
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  
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  
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  
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實何則府犧以來  
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

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  
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同史而或同遷固元  
年二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  
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三  
后哉至于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本張所制偏駁不倫  
薛謝之作踈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  
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  
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踈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  
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至譽也於晉代之書繫  
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子寶述

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  
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准的至鄧瑛晉紀始立  
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  
謨及交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  
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  
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又大是以在  
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  
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  
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  
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

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  
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  
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  
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外濫傳玄  
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  
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  
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  
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僞說舊史所  
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巨蠹也至於記  
編同時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勞之家

雖庸夫而盡飾進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唾理欲吹霜  
噴露寒暑筆端此入同時之枉可嘆息者也欲述遠  
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辨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  
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  
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弁  
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  
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貴而  
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  
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借總騰褒裁貶  
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  
群居古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  
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  
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  
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為鬻  
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

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  
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蠶起孟軻膺  
儒以釐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  
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  
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  
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筭並飛辨  
以馳術慶祿而餘榮矣暨于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  
煙燎之毒木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  
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  
魏晉作者問出調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



箱照軫矣然繁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  
經其純粹者入矩踏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  
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  
湯之問棘云蛟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螭角  
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  
地之說此踏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  
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拜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  
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藥之  
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  
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董

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  
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  
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  
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  
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  
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其義情辨以澤  
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折密理之  
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沈採而  
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  
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潜夫

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  
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  
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  
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  
浸弱難明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  
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  
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大夫處世懷實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  
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聖世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  
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  
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  
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  
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  
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  
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  
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一  
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

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允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蘭磬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聘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正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代郭蒙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帶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

者專守於寂寞徒銳偏解莫詰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類似排說孔融孝廉但談朝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才不持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石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妄可以曲論

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樸文雖異總會是同若  
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  
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  
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悞過悅必僞故舜驚  
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鈞興周  
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  
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九騁其巧辭  
菲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  
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

定秦楚辨士弭節麗君既斃於齊鏖蒯子幾入乎漢  
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婁護脣舌頡  
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  
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  
刀筆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  
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咎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  
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  
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  
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  
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

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入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遜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宸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命者使也秦并

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邦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數度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勅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群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綽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

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觀戒淵雅垂範後代  
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  
書責博士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  
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為堯勅  
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  
學惟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勅假手外  
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凱禪  
誥符命炳耀弗可加也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  
張華牙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  
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

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中書自斯以後體慮風  
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形萬邦作  
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  
風雨之潤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燧伐則  
聲有洊雷之威青炎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  
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勅為文實  
詔之切者周穆命鄧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  
勅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洽要矣及晉武勅戒  
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  
恤隱勅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

用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  
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  
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  
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乃  
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  
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雅恭之明斷並理得而  
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  
明為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為輕命今詔重而命輕  
者古今之變也

誓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  
鴻風遠蹈騰義飛辭煥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暉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  
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  
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  
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  
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今有文告之辭  
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  
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曝彼昏亂劉廝公之所謂告之

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其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激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激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龍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衡風所繫氣似撓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計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挫折於尺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

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閹携養章密太甚發丘橫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覺皦然露固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植公檄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夫時審人事筆強弱角權勢標者龜於前驗懸擊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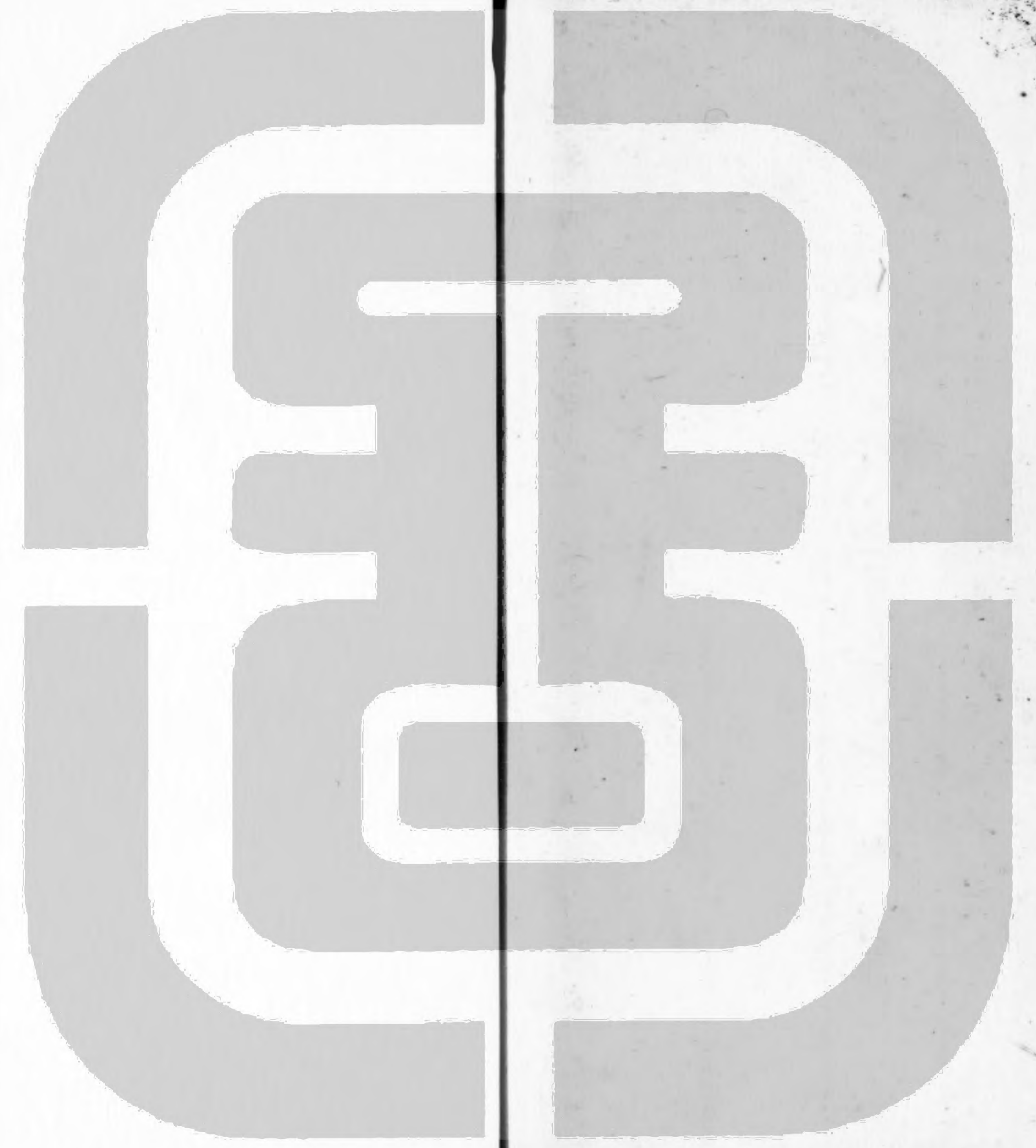
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  
州邦徵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  
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  
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  
之首也陸機之移有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煩命  
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用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  
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強剛九伐先話繁鑑吉凶著龜成敗推壓鯨鯢

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文心雕龍卷之四



程